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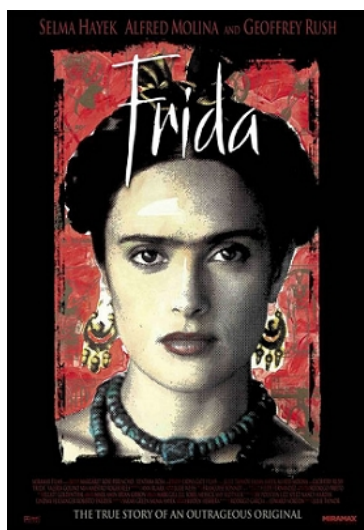


揮灑 女畫家的魂

2010-06-05 記者 陳維平 文



「諷刺而柔和，鋼鐵般堅硬，飛舞的蝴蝶那樣自由。微笑那樣動人，悲慘如同生活的苦難，極度痛苦的闡述……」這是段在女畫家芙烈達·卡蘿（Frida Kahlo）為一場本土畫展中的介紹。以矛盾張力作為伏筆，電影中的歷史事件、和女畫家的傳奇融為一體，似乎期待觀眾可以在不同厚度的情感變化中，體會寫實和寫意相織的藝術熱情。



以女畫家芙烈達與潘玉良，作為描寫對象所拍攝的電影《揮灑烈愛》和《畫魂》。（圖片來源／google圖片）

於2002年上映的電影《揮灑烈愛》（Frida），描寫墨西哥籍女畫家芙烈達的一生，包含她因為一次車禍所造成的終身苦痛、周旋在不同男女之間的愛戀與景仰，還有穿插在其中的繪畫創作歷程。當芙烈達經歷每次事件過後，往往會在她的畫作中有所體現。而她的畫作和影片敘事實際上互為註腳：影片完成了對畫作的詮釋，而畫作則提供了我們關於芙烈達生命的圖像。

另一方面，1995年上映的《畫魂》，同樣是一部以女畫家作為題材的傳記電影。片中描寫了民國初年潘玉良從江南青樓女子，搖身成為巴黎藝壇要角的曲折人生。電影傳奇性的敘述語法，尤其著重在她與丈夫潘贊化堅定的愛，以及不容於當時封建中國保守民風的壓抑深嘆。上述情節的安排，使得潘玉良堅毅地在流言蜚語中行走時，依然可以保有柔軟的一面，不至於過於剛烈、失去魅惑氣息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浪漫詮釋 找自我定位

無論是身體佈滿手術痕跡、依然掛著堅定神情、雙眉緊緊相連，畢生創作的三分之二皆為自畫像的美烈達；還是為了無法生育煩惱，一絲不掛地對著鏡子畫下自畫像的潘玉良，都可以看見她們對於自我定位的找尋，其實還處於一個實驗性的階段。在這個過程中美烈達和潘玉良都在反覆地摸索、嘗試，甚至背負著隨時會與社會規範衝撞、唯恐「犯錯」的擔憂。

如同美烈達的畫風，電影《揮灑烈愛》片中極度濃豔且對比的色彩，製造了懸疑式的要素，甚至還包括了宛如現實中經過布局的案發現場、動機、手法、兇器以及痕跡。然而，如果將美烈達作品中的血腥、或是殘酷等意象比擬於她過去創傷的反映，其實不能公正地為她的作品下註解。因為透過她生動自然、徹底誠實的畫風所隱含的，其實不僅是個人的焦慮與視覺上的吶喊，還有這名生於墨西哥革命後政治人物的掙扎，與藝術中被浪漫呈現的國家主義。

女畫家歐斯波恩將女性藝術家的處境定義為一種情境而非權力，在這句話背後暗示著，只有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，一個年輕女性才會被迫走出來，進入專門領域這個危機四伏的競技場。然而我們不僅能夠對歐斯波恩的這句話作此理解，還必須進一步追問，那麼這些女畫家需要的究竟是什麼？不然關於她們的不幸遭遇和種種創舉，透過電影的演繹，最終只不過是些許女性故事的調味劑罷了。



女畫家透過自畫像，再一次檢視自我、並且被他人看見。上圖為美烈達《The Two Fridas》(1939)；下圖為潘玉良《黑衣自畫像》(1940)。(圖片來源/google圖片)

失序破格 隱形女畫家

電影《揮灑烈愛》和《畫魂》裡的美烈達和潘玉良，在面臨生涯抉擇或是災難的考驗時，都是以一種毫無懼怕的形象登場，可以說打破了傳統對於女性角色的框限。無論是十六世紀布勒哲爾（Pieter Brueghel）所畫的《瘋美格》（Mad Meg）或是近代的畫作，都可以發現象徵愚昧和動盪最有利的形象，便是女人失序的演出、與自作主張；這樣的形象可以摧毀既有的權力關係，並說明價值的瓦解。而藝術史中的隱喻，不僅存在於畫布上，也在她們的真實行動中逐步上演、重現。

美烈達與潘玉良不論在藝術的成就、或是作為一個開拓性的時代前鋒，都無庸置疑地可以在重要藝術家的聚會中列席。但對比於檯面上為數眾多的男性藝術家，「為什麼沒有著名女畫家？」這樣的問題不免對藝術形成懷抱過多天真、扭曲和未經批判的假設。它事實上串起了一個又一個毫不相干的畫壇巨星，例如米開蘭基羅、梵谷、或是畢卡索等被視為「不可一世」的藝術家，而這個假設恰好也是大量藝術史創作的參照對象。

上述問題的答案，或許不在於一個人是否具有與生俱來的藝術基因，而在於社會體制的本質、以及它對不同階層、族群或個人的鼓勵或禁止。在一個有性別差異的特定歷史階段中，女性藝術家

可能會被引導到某些特定的方向，甚至被歸類成某種「女性風格」，這樣的現象在以女畫家為故事主軸的電影中也多少體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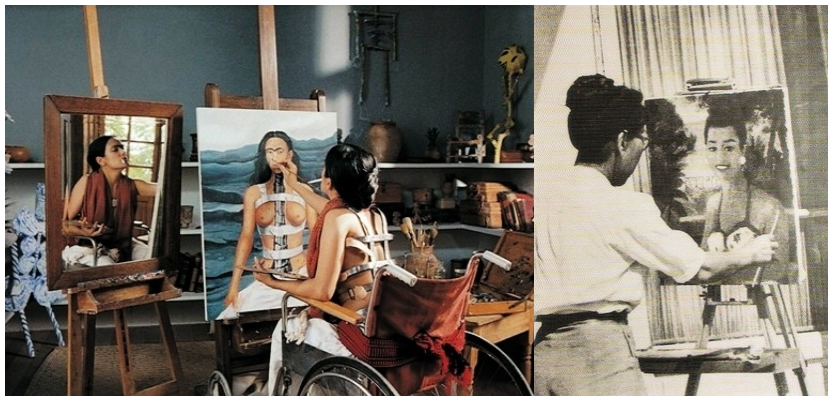
淬鍊痛苦 魅惑重生

仔細探究芙烈達的畫作，清一色都是對於痛苦的描寫；諷刺的是，創作者身心的撕裂和拉扯，總是從那些鮮豔美好的色彩中折射出來。而在觀看潘玉良的作品時，如果不是曾經翻閱她的相關事蹟，很難從她對人體肌理的細緻描繪中，窺見當時對於藝術創作的壓迫。作為傳記電影存在著，電影《揮灑烈愛》和《畫魂》期望觀眾感受到的，或許不是那樣深刻的創傷，反倒是在絢爛的配色上打轉、淺嘗即可。

此外，墮落、不忠的形象也為近代的藝術表現，帶來了對於女性魅惑力的想像。可以觀察到芙烈達和潘玉良的作品，都不約而同地企圖顛覆主導地位的穩固性，而這些創作的出現不見得是為了突破既有的表現形式，而是為了揭露在權力體制下，受阻礙的某些表現和聲音。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女性紛紛擺出了男性的姿態，又進而逆向地開始以誘惑、寫實的狀態出現。

順著電影《揮灑烈愛》和《畫魂》提供的線索，去感受芙烈達的故鄉墨西哥城充滿著蓬勃的想像力，像生長在熱帶、碩大而多汁的花朵，有大濃烈的生命欲望需要表達；潘玉良的中國，則拖曳著太過沉重的道德包袱。而她們走過的美國紐約、還有法國巴黎，對於她們而言就像一塊暫離崗位、尋找契機的土地，縱然她們不曾真的在那些城市生根過。

關於女畫家、和以她們為中心所拍攝的電影，當中那些人、事、物，都好像墨西哥城裡的建築，完全拒絕平庸的灰白，縱情地粉刷上艷紅、寶藍和明黃色。而革命年代裡紛紛騷動的女畫家，則繼續在大螢幕中以優雅姿態壯烈奮鬥。



創作中的芙烈達（圖為電影《揮灑烈愛》劇照）和潘玉良。（圖片來源／google圖片）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